

我飄向「綠綠」的夢境

超然

終於，我又來到那日本式，雖古老但却充滿幻想、深度的地方。漫過古老的街道，書攤，及那怡然自得的嗜書者，我沒有被感染，今晚突如其來的苦悶，使我必須避開人群，避開一切，似令人生氣的東西，於是乎，我退回我們的巢穴，一個可以高談闊論，可以趾高氣揚，可以如泣，也可以如訴，訴說一切的地方，那兒，一切屬於默契，屬於諒解屬於鼓勵。

推門而入，玄關的黯暗，却帶來一種熟悉的感覺、空氣中，漂浮着深秋的涼意，同時也浮游着柴可夫斯基的悲愴，拋開背後的陰影及頭上的夜華如水，我急於吮吸這塊巢穴所隱藏的寧靜與智慧。

章，一位充滿內心寧靜的智者，似乎已嗅出我的突然來臨，步出了客廳，歡迎我一從悲愴，柴可夫斯基的冥想中。

我們沒有多說話，直覺使我們免於「過剩」的交談。我的歸於巢穴，在這深秋，月圓的日子，也許是太過於唐突，但我知他當必了解一莫明的寂寞，無法解釋的苦悶，有時會悄然盤據心頭。

雖然一分鐘以前，甚至此刻，現在，我知道並且確信我很幸福，我擁有一份愛情；雖然我知，同學們羨慕於我的「終於」固定………………。

跌在搖椅中，我開始冥想悲愴，試想我是多麼地悲愴——在這有夜光，但沒有她的秋夜，我真想忘却綠綠，一個令我獻出全部生命去熱愛的小小女孩。

但我不知，為何我要心緒低落，柴可夫斯基的悲愴，沒有告訴我什麼，只染深我內心原有的空洞，忍不住空洞的瀰漫，我選擇了流浪者之歌的哀悼

漸漸地，我沈浸於慢板的旋律中，搖椅似已為我搖出多餘的感受，從沒有，我如此地震戰，如此地深受心田的孤寂，奮鬥，苦悶及掙扎。

沒多久，又是一個歸巢者的聲響，獸的來臨，使我們這滿足於旋律中的兩位頹然巨人，從夢游中驚醒，獸可就是一位流浪者，有典型印第安人的餘

韻。

而終是，我為新的夜遊者，點叫了印第安人的悲歌，不知是悲悼逝去的前一秒，前一分，亦或歡迎此剛披星載月的騎士。

這雙種的印第安人，騎着愛馬——光陽 90cc 的血紅色跑車，從黑夜中逃遁，加足馬力——有點像印第安騎士的奔馳，非奔向敵陣，却衝向茫然。

印第安人的悲歌，沒帶給我太多的悲切，但對於這位勇者騎士，却有很深的感受，我可以感覺出他有些悲歌要泣訴的。

「我就是如是愛上您這個老巢」獸頗有感觸似地對章如是說：

「苦悶時，我會想及瀰漫於此的流質——那帶流水潺潺的律動，這時，加足馬力，我想衝破基隆路及羅斯福路的冷然，而渴望着蕭邦那直扣心弦的「夜曲」

章是夠幸福的了，雖然我知，他心有多淒切，但他却有一個全然屬於他的世界，不僅擁有回憶，且充滿懷念。

忽然一個蛻變的音符，帶來內心的一陣顫動，這下我看出章的心弦可就拉動了，他以低沈的聲氣，如是宣示：

「我們學醫的，已夠苦悶的了」我聽到的是一陣長長的喟嘆。「在醫院裏，所看到的面孔儘是絕望的；所聽到的都是些痛苦呻吟，除了這些生老病死，難道回到家裏，就不該塑造一些完全屬於我們的世界」，我可以由嘴角看出他的激動。

章生活在一種全然美好的世界，音樂，使他達於忘我，他那深沈的談吐及風度，在經年累月的薰陶中加深，而對眼前這位冥想中的哲人，我只有苦笑。

我真不想訴說些什麼，只因，除了茫然，我不知該表達些什麼，今夜「低氣壓」的粹然來臨，我想是沒有理由的，特異的，不該來的。

「我突然感到無奈，壓迫，走在地上，都有些

不對勁」於是我茫然地告訴！

「我只要有今夜，不要有明日」，賦睜開巨眼，以著耀人的光芒如是地說，「即使明日死亡突然來臨，我仍然要坦然地接受，到底我已牢牢抓住現在」。

我可以感受到他這句話所發出的頻率與振動，他猛衝直撞，在人生，在未來，在信義路。雖然多少令人有點心悸，但我還是讚美他的飛馳與他的傲視一切——包括死神，這一可愛的名詞。

「人生主要是去感受生命的律動，包括愛的喜悅及痛苦，即使已知是全然的悲劇，我仍然要勇敢地去承擔，藍色雖然憂悵，但它究竟有深沈的美」。我不知道為何要讚美藍色，一天以前，綠色、黃色，使我忘却且無視於藍色的存在，但今夜藍藍的旋律，藍藍的談吐及智慧，却使我偏愛，偏——愛——

「人生就是舞台，每個人都得擔當一個角色，上帝若是派您扮演悲劇，那也只好承當了」。我們，敵與我，可以清晰開出，章智慧的心聲——種全然心靈的默契，在我們三人的血液循環裏——伸張，伸張。

綠色的世界，對了——……。

總該加些藍色，甚至灰色、黑色及紅色，如此綠色才會更顯示出力量。

「可不是嗎？」

何不做個奧瑪雪瑞夫，演一下「妙女郎」，然後演「齊瓦哥醫生」、「魂斷梅耶林」、「麥坎納淘金記」，由喜劇到悲劇，更到英雄冒險劇，人生連演幾個舞台劇，又若何？我遂異想天開。

電唱機的唱片，永遠不會疲倦，在這有電的夜晚。夜顯得很靜，很靜，尤其在沈浸於三十三轉下的懨然時。

搖椅似乎也靜止了，聲息不再有如天際的感覺，我們漸漸沈默，而終於我們懶懶地躺在床上，眼睛雖然閉著，但我們仍然保持相當的清醒，章的

二位弟弟文及武也加入了說夢前話的行列。

「阿波羅的戰車終於消失於西邊的雲彩」文頗感傷似地說出。

「可是明天，東方的天際，將再現出陽光」突然，我有所領悟，由心的底層，瀟出這麼一句純然的生活哲理。

「雖然愛情是一杯苦酒，雖然愛情使人憔悴，雖然仍有許多的雖然，但我却偏愛這份折騰，並不為任何理由」，隨着我聳聳肩，做殉道者似的喟嘆。

「只要我們曾經愛過，即使是痛苦的，總比沒有愛過好些」章語重心長又說出這令人銘感的心語。

「年青的時候，不該怕錯誤，只因他年青」我突然說出這麼一句屬於年青人的豪語，也只因我年青。

昂視著蒼白的天花板，我想大笑——豪邁的，在這午夜，有弦的夜晚，在內心，我想，我們並沒有老去，雖然我們一直負荷太多的古老，太多的神秘，太多的無解。

而今夜，悲憤瀟灑過後的這一群，卻沒有虛脫沒有倦意，天花板雖是灰白的，在凝視下，日光燈上有一種渾然的和諧，映向黃斑，如彼地。

我們並沒有失落，我發現，我竟然在向天花板下，日光燈上的飄浮透明世界，微笑——一種洞悉一切的微笑。

有時我該苦惱，該發悶，更該「莫名其妙」我的心對灰白的牆子如是宣示，「這是生活的另一面，沒有苦惱，那有快樂，幸福是在悲苦的對照下，才能顯示出其意義的。

「我要背上十字架」望著章安然入睡的面孔，由鼻息中，我似乎聞出這麼一句智者的話，我智慧地笑了，突然一個念頭閃過我的腦際——我想偷窺一下，那印第安人的紋理——屬於表情地。

然後我竟驚訝於我眼球的腫大——那紋理，有河谷，有高山，有草原，有印第安的豪邁，大自然

流浪者智慧，忽然，我的視神經發現他們的撕殺——向死亡、向命運。

「雖然，我們步向死亡，步向無奈，步向一切……，但那份生的掙扎，死亡的期冀與逃避，已夠令人抓住的了」。

要是這世界有如天堂，只有成功，沒有失敗；只有快樂，沒有苦悶；只有那「只有」，沒有那「沒有」，沒有那「沒有」我們也會抱怨，也會抗議，生活太過貧乏、單調。

「地獄是美好的，值得追尋的，受寵的人類將如是讚美而摒棄天堂」。

我在心的深處，摸不到底的深處，如斯低吟，如斯低吟這些幾成先知者的話。

我眉毛笑了，只因這下可以遮住天花板那深度的揶揄，這時我知我是怕羞的，雖然綠綠說我臉皮說的厚有多厚，但在灰白下，我是臉紅的……。

避開揶揄，側着身體，文，熟睡地，氣息均勻地，佔住我受驚的視野，我發現他灑脫的臉龐，溢出一些油脂，那亮度正代表他的燃燒，試於抓住及製造一些回憶。

「他沒有放棄任何一個機會，也許那相遇，太偶然」「也許他跟年青戀愛」，我若有所思地述說

雖然相遇的背後，就是分離，雖然他明知「平行線的命運」。

「但年青屬於我們，更屬於他。」我忽然勇敢地向他作如是的宣判。

那代表希望——最年輕，具有較長未來的小弟，武，在床上，翻動，大概是想抖掉今晚早來的智慧，依戀於即將逝去的天真無邪。

「但是人總歸要長大的」，我無奈地嘆了一口氣，也許是為早已凋逝的童年，我聽到的嘆聲竟如許的深沈。

「既已來到這個世界，何懼之有，由無邪——天真到茫然，到徹悟」這是一個過程？經腦細胞這一提示，剛才那「盤據」，竟然消失，遁形。

生命雖然有時候顯得那麼脆弱，但年輕却使它充滿韌性——對着他那憨直，未受風霜的面孔，我不禁讚美年青。

「年青是可愛的，令人讚頌的，因它不知什麼是災難——長大後的」。

「年青也是一隻蛻變的猛獅，也許掙扎，將使它血流滿面，年青是力量的，雖然它是滴着鮮紅的血液……」。

年青是不知道什麼是失敗的，只知道世界是新鮮的，奇異的光彩奪目的，也許是它仍擁有太長的未來。「我們是年輕的嗎？」我年輕地自問「我仍是年輕」這句自語在空氣中，在心田裏飄盪。

我擁有一份愛，擁有她的關切與夢境，綠綠，今夜使我茫然若有所失的小小女孩，在綠色、藍色的虛有裏，向我微笑。

「不就是嗎？」我自語，「我年青」我愛過且仍愛着，未來也將愛着，憑此，我知，我是年青我是幸運，我是未來，我是上帝，我是暴君。

這不正是那「綠綠」的盼望，那「藍藍」的感受嗎？夢境裏「綠綠」向我招手，我飄向夢境，飄向「綠綠」的夢境。



Dr.「碰恰！碰恰！……唔，……Soul !!」

——阿晉·新作